

新媒体视域下东北民歌与流行音乐的融合

马 莉

[摘 要] 东北民歌作为中国东北地域文化的重要音乐形态，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与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传统音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音乐的传播方式与审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东北民歌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在数字传播环境中呈现与流行音乐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从相关音乐作品形态特征与传播现象看，东北民歌的旋律结构、节奏形态、歌词语汇及方言表达等在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与传播中得到了重新整合，并借助数字平台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使其在创作理念、传播方式与受众认知层面形成了新的文化表达形态。这一转化过程在拓展东北民歌传播空间与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对其能否保持地域风格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加强对东北民歌旋律典型特征的系统梳理，注重方言文化内涵的当代表达，对维护东北民歌的文化特质与促进其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东北民歌；新媒体；流行音乐；地域音乐文化；传统音乐传承

中图分类号：J607;J642;J6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6)02-0052-09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6.02.06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明积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创造并传承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基础与文化核心。当我们将目光从整体叙述转向具体的地方音乐形态时，那种看似清晰的脉络便显露出更为丰富与复杂的特征。东北民歌作为中国东北地域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遗产之一，它不仅是黑土地上代代相传的旋律，更浸润着地域方言、生产劳作方式和当地人民的集体情感，其音乐形态与地域生活之间存在着难以切割的关联。近年来，新媒体的普及深刻改变了音乐传播的传统路径，原有的口传心授与现场演出方式受到了冲击。流行音乐凭借高效的传播能力与广泛的受众覆盖，成为传统民歌传承创新的重要参照。流行音乐的商业化运作逻辑与本土文化诉求之间的磨合，既为传统音乐素材的

当代转化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会导致风格趋同与辨识度弱化的问题出现。本研究通过梳理新媒体语境下东北民歌与流行音乐的互动格局，探究东北民歌在流行音乐中的传承脉络，并思考数字平台赋能民歌发展的有效路径。这一探索，不仅对地方传统民歌的存续有所助力，也能为流行音乐本土化发展提供有益启发。

一、东北民歌的文化基因与媒介化嬗变

（一）东北民歌的文化基因

如何立足传统音乐的文化本体特征，推动其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延续与转化，是当前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东北民歌中那些存在于具体声腔、方言咬字和即兴润腔中的细节，一旦被抽离出原有的生活语境，我们便需要重新思考所谓

作者简介：马莉，博士，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沈阳音乐学院科研项目“新媒体视域下东北民歌在流行音乐中的传承研究”（2023KYLY08）。

的“延续”究竟指向什么，它可能是旋律轮廓的相似性，也可能是某种情感结构的内在逻辑。东北民歌之所以值得被持续关注，不在于其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符号”的标签价值，而在于其曾融进一代代东北人的日常生活。从田间号子到炕头小调，那些起伏的音程和衬词里的叹息，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的感知方式。当传播环境从传统的口传心授转向多元数字平台时，东北民歌在形态上更加丰富。通过短视频传播、电音改编、跨界合作等途径，看似有效拓展了表现空间，但这种表层的“丰富”有时恰恰模糊了它的核心。真正的转化，或许不在于叠加多少层现代编曲，而在于能否让那些音调背后的叙事逻辑与情感节奏，在当代大众听觉习惯中找到新的附着点。这个过程不是保护与破坏的二元对立，而是一场充满摩擦与试探的协商，也正是这种复杂性，让笔者觉得讨论它比匆忙给出策略更有价值。

东北民歌的独特性是在多民族长期交融与日常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在劳动协作、节庆仪式乃至日常交往中不断开展文化对话，因此，东北民歌才完成了从多元融合到风格自治的演进，并最终沉淀为辨识度鲜明的地域音色。

东北民歌的风格特征可以用“活、俏、浪、逗”这四个字来形容，但落在音乐上，其实指的是节奏的弹性、旋律的跳跃感和语气中的戏谑成分。它的快慢张弛往往来自日常说话的腔调，叙事与抒情也常常交织在同一个段落里，唱的是家长里短，但腔调里却藏着情绪的起伏。这种风格不完全是审美喜好的产物，更大程度上是寒冷气候与集体劳作中形成的交流习惯在音乐中的体现。在音乐方面，东北民歌旋律线条简洁明朗，四二拍或四四拍的规整节拍富有律动感与生命力，使音乐在稳定中蕴含活跃的内在张力。其旋律线条简洁清晰、结构明朗、便于传唱，体现了直接而真挚的音乐表达方式。与此同时，在相对平稳的旋律进行中，东北民歌常穿插六度、七度的大跳

音程，使旋律呈现开阔而富于变化的动态特征，既打破了听觉惯性，也带来一种开阔、略带野性的张力，这与当地人直爽的性格形成呼应。这种粗粝中藏着细腻、直率里带着婉转的旋律构造，这或许才是东北民歌最动人之处。在音乐调式上，东北民歌以小调为主，以宫徵调式为多，也有商羽调式^[1]。这些调式的运用，使东北民歌既保持了传统特色，又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音乐色彩。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东北地区民不聊生，百姓依靠民歌、秧歌、“蹦蹦”及随后定型的奉天落子、皮影戏、鼓吹乐等娱乐方式慰藉生活，使这些乡土音乐日渐兴盛，形成诸多流派^[2]。作为东北地域特有的传统音乐，东北民歌的音调里沉淀着几代人的生活印记，也彰显着地域群体特有的表达习惯，兼具鲜明的地域文化身份标识功能。这套身份叙事在今天的处境颇为微妙：既被鼓励活态传承，又被期待现代转型。当传统被置于现代文明的参照系中审视时，民歌的文化属性并不天然稳固，其存续方式、表达边界乃至被接纳的方式，都在悄然发生变化。如何在这种张力中保持其文化底色，同时回应时代的审美变化，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二）新媒体引发的传播方式变革

“新媒体是基于传统意义的媒体，对要传播的信息通过数字媒体技术进行开发、创意和加工，包含移动电视流媒体、多点触摸媒体技术、重力感应技术等形式。”^[3]新媒体的兴起，改变了音乐传播的原有格局。抖音、网易云音乐等新媒体平台依托短视频配乐、歌单推荐和地域符号包装等，迅速聚拢大量听众，流行音乐借此占据了流量中心。而东北民歌这类传统音乐，反倒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未曾预料的关注，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者开始尝试将东北民歌等元素植入流行编曲。这种融合已不单纯是技术层面的操作，它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理解传统的方式。“音乐（作曲家）以抽象的音响符号表现情感。但音乐不能像文字一样进行具象的情感描述（浪漫主义的主导动机、各种造型手法，就是企图展现更为具体的形象）。经

过选择和艺术处理的声音,成为了音乐的感性素材,通过旋律的起伏、节奏的张弛、和声的织体和音色音调的变化等,音乐在运动中表现情感的变化和发展。”^[4]因此,一些流行歌曲直接采用或改编东北民歌的旋律主题,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显示出歌曲创作者对东北民歌文化价值、音乐特质与社会意义的认同。如歌曲《天地喜洋洋》《九九女儿红》《冰糖葫芦》《甜蜜蜜》《篱笆墙的影子》分别运用了东北民歌《东北风调》《摇篮曲》《瞧情郎》《月牙五更》等作品中的音乐元素,使其既具有流行音乐的时尚感,又不失民族音乐的传统韵味。此外,新媒体平台的用户基数与覆盖范围,使东北民歌与流行音乐的融合作品获得了远超传统渠道的传播广度。这种传播方式不只是在传播速度上占据优势,更在于传播内容和形式的灵活切换、实时互动对聆听体验的介入,以及平台发布的内容对听众接触习惯的持续渗透,使歌曲主动进入人们的日常浏览中,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完成接触与记忆。

当前,尽管东北民歌与流行音乐的融合趋势发展向好,但仍存在不少的现实问题与挑战。音乐作品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给二者的融合注入活力,随之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一些音乐创作者往往优先选择容易传播的旋律和地域方言作为创作标签,却常常忽略了东北民歌背后蕴藏的故事和情感。因此,如何在传播效率与文化深度之间把握平衡,是二者融合进程中最核心的问题。

二、新媒体视域下东北民歌的流行化

东北民歌作为我国民间音乐的种类之一,注重强调地域文化的传承和集体创作;流行音乐则更注重个体表达与市场反馈,二者在创作逻辑上各有侧重。但正是这种创作理念的差异,使东北民歌的旋律和语汇被大量借用到流行歌曲中,催生了一批带有浓郁“东北味”、贴合当下年轻人喜好的新作品。

这种融合不单是两种风格的简单叠加,更意味着传统素材在当代听觉习惯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表达空间,也让这些旋律背后厚重的人文底色再次被广大听众听见。

(一) 创作维度

1. 旋律的解构与重组

在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中,拆解东北民歌的旋法,并将其嵌入流行音乐中,已不算新鲜的做法。关键在于拆解之后,那些原本依附于方言腔调和劳动节奏的东北民歌旋律,能否在新的编曲逻辑中依然保留住“东北味”,同时又不被简化成风格标签。

首先,在东北民歌旋律的基础上进行提取与改编。从东北民歌中提取最具代表性和感染力的核心旋律片段,这些旋律通常具有较强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力。通过对旋律进行适当的改编,如改变旋律的走向、节奏、音高,或者加入装饰音,使其更适合流行音乐的风格。如毛不易在歌曲《一荤一素》的创作中,引用了东北民歌《摇篮曲》的旋律,巧妙地将儿时的歌谣与对母亲的思念结合在了一起。歌曲《一荤一素》既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又充满了深厚的情感。这种在音乐上的运用和创新,使歌曲《一荤一素》不仅成为了一首表达个人情感的流行音乐作品,更成为了一座连接传统调式与现代音乐的桥梁。

其次,在东北民歌旋律的基础上创作新的旋律变体。2023年10月,沈阳音乐学院举办了《再唱东北风》原创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第三篇章《东北韵》汇集了多首代表性歌曲作品,体现了东北民歌与流行音乐创作的深度融合。如《念念》(郑子钰作词,周迪作曲)是创作者在东北民歌《摇篮曲》旋律的基础上,融合民谣的形式进行新旋律变体的创作;《你就是我想去的地方》(臧思佳作词,隋晓峰作曲)则尝试将板胡与唢呐结合,融入爵士乐的元素,在音色搭配与节奏处理上形成新的互动。这些作品并没有简单地在流行音乐中嵌入东北民歌片段,而是试图从旋律走向、配器结构层面重新理解传统素材的可用性,由此生成的音乐质感也让人看到,当一种传统的腔调进入新的编曲语境

时，它携带的情感记忆并不会自动消解，反而可能因陌生化的处理而被更清晰地感知。

2. 节奏的改编与创新

对东北民歌的节奏进行改编，重点不在于技术手段的堆叠，而在于如何处理原有律动与当代听觉之间的张力。一些作品选择保留东北民歌传统节奏的基本框架，通过切分、附点或重音转移等方式，在不破坏原有逻辑的前提下调整节奏形态，让音乐既不容易被识别为纯粹的东北民歌曲调，也不会因节奏变化过大而失去地域色彩。数字音色与传统打击乐的叠加，往往能拓展律动的空间层次，但若使用过度，又可能抹去东北民歌原有的质感。好的改编往往体现在对分寸的把握上。由吕威霖作曲、张巍填词的歌曲《再唱东北风》，无疑是将东北民歌与流行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歌曲将东北二人转的音乐元素与现代摇滚和说唱（RAP）相结合，歌词中嵌入“丫蛋”“犄角旮旯”等方言词汇，但真正让它在听觉上站稳的，是首拍刻意留白的节奏处理方式，这种留白并不是刻意制造新鲜感，而是对东北二人转节奏传统的自觉回应。

3. 歌词的创新与现代表达相结合

歌词的叙事功能与情感传递，往往在融合中体现得最为直观。将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相结合，或引用网络流行语，不只是一种语言层面的混搭，更涉及文化语境的转换。如电影《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主题曲《全世界都在说东北话》的歌词，用戏谑的方式处理地域词汇，让方言脱离日常使用场景，反而在娱乐化的框架里获得传播力。在雪村的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中，如“俺们”“那旮旯”等大量东北方言词汇的使用，并不是点缀，而是构成歌曲叙事基调的主体，同时加入现代城市生活的节奏感与年轻人的情绪投射。这种夸张和幽默并不是单纯为了搞笑，其实是在消解地域差异带来的陌生感，使听众在不自觉中接纳一种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情感逻辑。两首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并没有将方言作为猎奇元素，而是通过语言的选择，重新调整了歌曲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让乡

音在熟悉的旋律中变得可亲可感。

4. 编曲的创新与多元融合

编曲是音乐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不仅能够增强歌曲的表现力，还能够将不同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音乐风格。在乐器的使用上，传统乐器如唢呐、竹笛等的辨识性音色，适宜作为风格锚点保留在织体的显要位置，而吉他、合成器等现代乐器则更多承担和声填充与空间拓展的功能，这种分工可以让地域特征在多层音响结构中自然浮现。在制作技术层面，混音与母带处理确实能提升整体音乐质感，但也要注意，过度修整会削弱传统民歌原汁原味的质感；音乐制作软件（如MIDI等）与虚拟乐器可以拓展音乐的表现形式，呈现传统乐器难以实现的音色和效果。在结构与形式上的变化更值得琢磨，在编曲中，将东北民歌融入变奏曲式或回旋曲式中，将东北民歌编排成器乐曲、合唱等形式，打破原有固定结构，拓展音乐的表现空间。情感氛围的营造，往往不是靠某种单一手段就能达成的，动态的起伏、音色的明暗转换，以及环境音的空间铺设，都需要在具体的编曲逻辑中相互配合。

（二）传播维度

1. 利用新媒体平台推广东北民歌资源

新媒体平台的普及为东北民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网易云音乐、QQ音乐等音乐平台拥有大量的用户群体，成为东北民歌触达听众的便捷通道。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则凭借其分享机制，让民歌相关内容更易于被看见和讨论。在这些平台上组织民歌知识竞赛、翻唱比赛或线上演唱会，不只是增加民歌的能见度，更重要的是让听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主动的演唱、改编或讨论中，建立起与东北民歌之间更具体的情感联系。当用户不仅仅是听，而是开始唱、开始谈、开始琢磨某一首曲调背后的故事时，传统民歌便不再是被传播的对象，而成为一种可以亲身感受的文化实践。

2. 构建传承机制

传承机制的构建，需要从零散的抢救行动转

向系统化的运作。这要求对现有民歌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与数字化存档,为后续研究和教学提供可查询的素材基础,同时将东北民歌传承人的选拔和培养纳入可持续的框架中。教育机构与文化部门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开设专项课程与培训班,为新一代传统民歌从业者提供相对稳定的学习方式。而演出平台与竞赛活动的设置,不应仅仅作为成果展示,更应成为东北民歌传承人在实践中检验理解、调整表达的反馈渠道。一个健康的传承体系,取决于日常训练与公开表演之间能否形成顺畅的循环。

3. 创新传承路径

让东北民歌重新在当下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可以从两个维度入手。一个维度是传播方式的更新。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媒介形式能够把东北民歌带入更日常的视听场景中,在展示演唱之外,穿插曲调来历或唱词背后的故事,往往比单纯表演更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另一个维度是跨界的艺术协作,当东北民歌与舞蹈、戏剧、影视等其他门类发生关联时,它便不再局限于纯听觉的范畴,而是在综合性的艺术表达中获得新的解读空间。传播触角的延伸与艺术边界的拓展相互配合,东北民歌才有可能在现代语境中持续生长。

(三) 接受维度

1. 流行音乐的接受生态与文化认同

“流行音乐,在我国古代称之为‘俗乐’,现代称为‘大众音乐’或‘通俗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对流行音乐是这样解释的:通俗音乐(亦称流行音乐),它是‘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5]

20世纪20年代,流行音乐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初露端倪,此后逐渐发展成一种面向大众、依托市场运作的音乐类型。其节奏明快、旋律易于传唱、歌词贴近当代大众情感审美,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被广泛传唱和欣赏。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那些听起来很“现代”的作品,往往在旋

律习惯、声腔处理甚至情感表达上,都与本土的音乐传统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关联。这种关联未必出于刻意设计,却恰恰揭示了流行音乐中不易被察觉的文化根脉。“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流行音乐,都会鲜明地体现其强烈的民族民间音乐特征。”^[6]流行音乐与东北民歌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借鉴”二字所能概括。东北民歌的旋律、方言和节奏习惯在流行音乐创作中频繁出现,但这些作品内部其实存在着明显的风格分化。摇滚乐倾向于放大东北民歌豪放、戏谑的一面,让不修边幅的野性与失真吉他的冲击力相互强化;民谣则更愿意收住锋芒,将东北民歌原有的叙事性内化为一种低吟浅唱的语调,力图让地域情绪获得更普遍的共鸣;说唱对东北民歌的改造最为直接,方言的声调与韵律恰好能与说唱的节奏框架衔接,天然的幽默感也在快节奏的律动中被放大。与其说这三种类型是在“融合”东北民歌,不如说它们分别提取出东北民歌中不同的情感,再各自置于不同的听觉场景中。此外,观众的接受和喜爱也进一步印证了传统东北民歌元素在流行音乐中具有的审美价值与文化认同感,推动了其在大众文化中的延续与再生。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传承与发扬,离不开与现代人审美习惯的深度融合^[7]。

2. 受众身份的重构

传统音乐传播方式从口头传承、现场演出(如剧场、庙会等)、乐谱、书籍,再到广播、电视等,虽然这些方式各有特点,但都带有单向传播、缺乏互动的共性,听众在其中更多是接收者而非参与者。新媒体平台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通过视频弹幕、视频点赞、平台打赏等方式,让听众实时参与到音乐互动中来,甚至可以在平台上点播喜欢的曲目或提出对音乐作品改编的建议,使听众的反馈能够直接参与到表演的进程中来,形成一种可以随时调整的互动循环。

这种变化不只是传播速度的大幅提升,更意味着听众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可以被作品反向影响、产生情感共鸣的对象。当网友评论和各类

二次创作成为常态，民歌的受众面也随之不断扩
展，不再局限于特定地域或年龄层。（截至 2025
年 9 月 6 日，新媒体平台音乐人对东北民歌相关内
容传播影响力统计见表 1）

表 1 新媒体平台音乐人对东北民歌相关内容传播影响力数据统计

单位：万

音乐人	平台名称	粉丝量	视频获赞总量
毛不易	抖音	239.5	1091.4
	快手	170.2	147.5
	QQ 音乐	886.2	—
二手玫瑰	抖音	34.0	138.1
	哔哩哔哩	130.2	1021.2
	QQ 音乐	54.3	—
孙媛媛	抖音	334.7	676.0
	QQ 音乐	0.2	—
二饼胡拉	抖音	522.7	3229.6
	快手	1.1	0.4
	QQ 音乐	0.3	—

注：表中“—”表示无数据。

平台对用户兴趣的捕捉与内容分发方式，也在客观上消解了传统民歌原有的地理边界，让原本依赖于地方文化语境的曲调，进入了更广泛的听觉视野中。如表 1 所示，截至 2025 年 9 月 6 日，毛不易、二手玫瑰、孙媛媛等音乐人借助短视频（如抖音、快手等）平台发布与东北民歌相关的内容，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量和点赞量。短视频平台通过标签分类（如“东北文化”“方言音乐”等），将相关内容精准推送给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用戶，吸引原本非传统受众群体的关注。这种传播路径的扩展，使受众身份从本土文化继承者转变为跨地域文化传播者，推动东北民歌从地域符号转化为大众流行文化元素。相较于传播量化数据，新媒体平台中的受众评论、二次创作行为，能够更直观地反映受众对该文化符号身份内涵的深度重构过程。如对二手玫瑰《仙儿》在哔哩哔哩的评论区及弹幕（播放量超 500 万，评论数超 3000 条）进行主题分析，发现受众反馈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文化认同与地域情感的表达。大量评论流露出受众对东北文化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听众表达了强烈的文化共鸣，有网友表示，二手玫瑰的音乐“特别对我胃口”，其歌词与唢呐音色生动勾勒出东北的地域风貌，让人联想到黑土地的生命力与当地人民的热情豪爽；也有听众认为，本土出现此类音乐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这类评论表明，东北民歌元素的融入唤起了受众的地域文化记忆。

其次，跨界融合带来的审美惊喜让不少年轻听众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感到新奇与认可，有人在评论区写下“不懂的人还在喷中国摇滚，懂的人才知道这是真正的摇滚乐，记住了后生们，摇滚就是要追求一个字，穷其一生也是追求一个字，就是‘敢’”。这类评价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喜好表达，更像是在替作品的文化身份做一种辩护或定位，听众不再只是说“好听”或“不好听”，而是开始判断“属于什么”。

最后，在平台的评论区常见到一些“认可音

乐风格、想要进一步合作”等用户留言,部分用户还在评论区和新媒体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翻唱的音乐作品链接和录制的改编视频。这种主动的生产行为,让东北民歌的传播链条不再由发行端单方面主导,而是沿着模仿、改造、再发布的路径不断分叉和延伸。

三、新媒体视域下东北民歌与流行音乐的融合路径

东北民歌在旋律结构、歌词表达、方言使用及新媒体平台传播等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流行化改编中,原本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旋律被磨平了棱角;方言词汇进入网络语境后,其原有的文化指向容易被娱乐化的表达覆盖;短视频带来的瞬时热度,也未必能自然转化为线下演出或被长期关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东北民歌的传承和发展。

(一) 旋律母题的保护与流行编曲的融合创新

东北民歌的旋律辨识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五声音阶的广泛运用、六度和七度大跳,以及句尾“回宫”的旋律走向等,这些特征构成了东北民歌独特的听觉印记。然而,在东北民歌流行化改编与数字混音中,这些细节往往被同质化处理,大跳被抹平,句尾的腔韵也被标准化节奏替代。部分听众反映,有的改编作品听上去像普通的流行音乐,如果不特别说明,根本听不出来是东北民歌。当旋律母题被模糊到无法辨认时,东北民歌也就失去了它最直接的身份标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建立一个具有东北民歌旋律特征的数字素材库,为创作者提供可查询的参照系统,让作品改编在拥有自由度的同时,也不丢失那些构成辨识度的基本音调逻辑。

首先,在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过程中,对收集的小调、劳动号子和二人转唱段等进行归类整理,提炼出最具辨识度的旋律片段,并以乐谱、音频双重形式加以存档,为流行音乐创作提供可

查阅的素材参考,避免改编时完全依赖直觉而丢失传统音调的基本面貌。这个素材库最好不设置门槛,让有需要的人都能访问,同时具备一定的动态扩充和反馈机制,方便使用者补充新的发现或提出调整建议。数字化的存档方式既有利于长期保存,也便于后续研究者和创作者从中获取灵感,素材库的实用价值会随着使用和补充而逐步显现。

其次,在现代编曲实践中,应保留一定比例的东北民歌传统旋律骨架。如在电子音乐的节奏背景中嵌入唢呐、笙或二胡等乐器的音色,使旋律线条能够保持地域的“声像指纹”。这一策略不仅能够增强音乐的地域辨识度,也有助于听众在第一时间建立文化联想。截至2025年9月6日,在QQ音乐的实时榜单中,《仙儿》在二手玫瑰乐队的热门歌曲中位列榜首,其点赞量达到250多万条,近半数听众表达了对乐队“红白喜事摇滚”风格的强烈认同,另有部分听众特别关注唢呐与东北二人转元素的融合。若超过七成的听众能够在不同改编版本中辨识出东北民歌的音乐风格,并在二次创作中频繁引用这些旋律母题,便可视为旋律保护与创新之间达到了良性平衡。

(二) 方言文化阐释与流行叙事形态重塑

东北民歌的歌词往往充满地域色彩,“嘎哈”“唠嗑”“哎呀妈呀”等方言词汇不仅传神地展现了东北人的生活气息,也蕴含了鲜明的文化心理。新媒体的兴起使这些方言词汇在短视频、弹幕和网络传播中迅速走红,形成“东北方言热”的传播现象。然而,在此过程中,歌词情感表达的程式化、衬词功能异化、文化符号空洞化等现象层出不穷。其被剥离原词中与土地、生活场景紧密相连的叙事,替换为网络热词、“搞笑梗”或无意义的重复,消解了东北民歌深厚的情感底蕴和文化内涵,致使情感表达从深沉转向轻佻。其中的衬词也不再起到调节气息、深化情感的作用,而是沦为搞怪音效或节奏工具,原有的文学性和音乐性功能被忽视,从而导致衬词与正词文化关联的割裂,失去了东北民歌的“神韵”。东北元素

(如秧歌、花袄等)也被抽离原有语境,作为猎奇性或标签化的视觉符号使用,缺乏真正的文化尊重和理解,从而加剧了文化的刻板印象,而真正原生态的艺术家却被边缘化。针对方言词汇被娱乐化消解的问题,可以在歌词创作中强调“方言钩子”设计,即在歌曲副歌的强拍位置有意识地安排东北地域方言,使其成为流行歌曲的记忆点。这样,不仅能强化流行歌曲的传播效果,也能凸显东北地域特色。此外,还要在新媒体传播中加入文化阐释环节,如在短视频平台上传播东北民歌片段时,可以配合字幕解释方言的含义或附加故事化介绍,让听众在娱乐的同时理解地域独有的文化特征。这种做法让方言在音乐中保持原有的文化和情绪指向,避免被简化为博人一笑的噱头。同时,年轻听众在反复接触中,对方言承载的地域性格会有更自然的认知。因此,根据听众的接受程度灵活调整方言在作品中的比重和融入方式,可以在传播效率与文化表达之间形成更合理的平衡。

(三) 平台流量传播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联动

短视频平台和音乐流媒体为东北民歌打开了比以往更宽的传播通道,但目前的传播渠道大多停留在单一平台内,与线下演出、实体发行等环节之间的衔接还不够顺畅。其实比起单纯地追求播放量,更值得思考的是如何能够让线上关注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演出排期、出版计划或文旅项目联动。为改变线上热度与线下链条脱节这一现实情况,要在短视频传播与传统演艺链条之间建立可操作的衔接方式。如发起“东北小调接龙”主题挑战赛,引导用户参与和二次创作,让话题在参与中自然扩散。同时,可以借助网易云、QQ音乐等平台的专题歌单,将热门改编作品纳入更系统的曲目编排,并与音乐厂牌、制作人建立合作关系,使线上热度能够转化为演出策划、出版发行等环节的资源积累。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可以从用户的跨平台迁移情况进行判断,当短视频听众逐渐成为长音频平台的常驻用户,甚至主动参与线下演出或文旅活动时,说明东北民歌的传播已经打破了单一平台的局限,形成了更具长

效性的传播节奏。

四、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东北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实际上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传播渠道的拓展确实为东北民歌带来更多被听见、被看见的机会,但机会背后的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当一段完整的传统东北民歌唱段被剪辑进十几秒的短视频、被改编成流行歌曲的片段时,听众在快速浏览中接收到的究竟是东北民歌中蕴藏的文化信息,还是一个被剥离了语境的听觉碎片?二者之间的差异往往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大得多。东北民歌的旋律走向与方言咬字紧密相连,它的叙事方式也依赖特定的生活场景,一旦脱离这些依托,就容易变成一种可以被随意取用的声音素材,而难以让人真正进入它原本的情感逻辑。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距离感也不是靠几次推送就能解决的。他们对民歌的陌生,或许不在于没有听过,而在于缺少进入这些声音的情感入口。如果传统民歌只能在怀旧或被包装成网络热梗时才被关注,那它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仍然是模糊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运作在赋予传统民歌新的表现形式的同时,往往会选择性地放大部分易于传播的特征,而将那些不够“上口”或不够“有趣”的民歌搁置一旁,那些节奏缓慢、情绪内敛、需要静心来欣赏的部分,在追求即时反馈的传播过程中容易被舍弃。

这类风险并不是无法应对,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调整对“保护”的态度。传承不意味着把民歌封存在原有的样貌里,而是要在当代语境中找到其继续扎根的位置,找到那些即便经过改编仍然能够触动人的情感内核。只有在这种认识下谈论传承,才不会让话题悬在空中。

参考文献:

- [1]陈旻.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与东北文化[J].文艺争鸣,2009(2):157-158.
- [2]凌瑞兰.东北现代音乐史[M].沈阳:春风文艺

出版社,1998:1.

[3]黄绮.钢琴音乐与数字媒体的共舞:新媒体视域下钢琴音乐的传播[J].音乐创作,2015(9):131-132.

[4]李小诺.音乐的认知与心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90.

[5]孟繁华.声音的东北:东北流行歌曲的地方性

和兼容性[J].文艺争鸣,2025(2):171-173.

[6]施咏.探求中国传统音乐当代表达之道:中国话语理论下流行音乐民族化学理体系构建[J].中国音乐,2024(3):87-95.

[7]范妮,刘丹.新时代东北民歌的传承与传播策略研究[J].乐府新声,2024(3):56-61.

The Fusion of Northeast Folk Songs and Popular Music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MA Li

Abstract: Northeast folk songs, as an important musical form of regional culture in Northeast China, carry rich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he methods of music dissemination and aesthetic structure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Northeast folk songs are gradually breaking through regional limitations and showing a trend of integration with popular music in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ssemination phenomena of related musical works, the melodic structure, rhythmic form, lyrical vocabulary, and dialectal expression of Northeast folk songs have been reintegrated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music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have achieved wider dissemination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This has led to a new cultural expression in terms of creative concepts, dissemination methods, and audience perception. While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expands the dissemination space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Northeast folk songs, it also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ir ability to maintain their regional style. Therefore,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melodic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east folk songs and emphasizing the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dialect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intaining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east folk songs and promoting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northeast folk songs; new media; popular music; regional music cultur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music